

後漢書

逸民列女東夷

四十七

後漢書

四十八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是以堯禘則天不屈穎陽之高穎陽謂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

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論語孔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或靜已

以鎮其躁謂逢萌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之

文選五十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穎陽謂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

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論語孔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或靜已

以鎮其躁謂逢萌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之



或垢俗以動其槩

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

或疵物以激

其清

梁鴻嚴光之流

然觀其甘心

吠畝之中惟悴江

海之上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吠畝之中

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虞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分音符

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柳下

惠死其妻誅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赦兮

蹈海之節千

乘莫移其情

史記曰魯連譖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早魯連

下柳城田單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

相為矣

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

易也

彼雖硜硜有類活名者

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

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術賣也

然而蟬蛻蠶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

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

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荀卿子之文也漢室中

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

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左傳曰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田伯父若裂冠毀冕檢木塞揚

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揚

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遠患之遠

也篡字諸本或作篡法言作篡宋衷曰篡取

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光武

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

云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旌帛

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

其詩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日

賁于仁園束帛芟芟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

前書武帝以蒲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

車徵魯申公也

薛方字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

乎論語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

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

錄其絕塵不反莊子曰頗回問於仲尼曰夫

馳亦馳夫子奔轍絕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

馬彪注云亦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

士往而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避

不能反次避色其次避言

野王二老傳

武紀云更始元年
月遣光武以破
將軍行大司馬車
年之先武為蕭
志罷兵今詣行
任所先武辭以何
未平不罷徵自選
武於更始是曉
長安政亂四方背叛
武之堅營自守
二月先武弘遠列
而率六郡時引
共而西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

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

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

曰即鹿也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

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

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

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

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
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注尚書去鳴條在安

邑西考三說之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

於邲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彼二王者其

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

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

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傳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河內朝歌人也隱居

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

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

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
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

二益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建武中男

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

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俱遊

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言入衣問之無其

逢萌傳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放曰按萌

北海人則當是

逢非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

迎拜謁既而擲楸歎曰亭長主捕盜大丈夫

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

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

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萌謂友

人曰三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入即

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

都城北頭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

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盎哭於

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因遂潛藏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

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

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

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

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

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

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

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

康異 憤作異

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

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

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

陽壞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少遭

亂獨不去儉牛自隱儉謂平會物特人謂之

論劉放曰按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儉牛口無二價

周黨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
為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
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故與宗族悉
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
黨黨以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讎
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夫去其國公羊傳曰大
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享
於周紀侯諱之也故襄公讎於紀九世猶可
復讎乎雖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
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因頓鄉佐服其

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勅身
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
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
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鵝
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
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鮮見向
敬曰注服此尚書以待及光武引見黨伏而
見也按文少一詣字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
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

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
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軍及階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
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
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
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
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
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

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
遂隱居鼃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
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
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傳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
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
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
臣諸侯有所不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事天子下不事諸侯

臣司徒

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閻予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告訐刺史二千石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

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

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

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

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益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

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

何如背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

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

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

建武十七年復

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傳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高未嘗脩刺候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飲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

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脩遠少昊金大鴻時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

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
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
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以豕償之其
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
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
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
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
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鴻並絕不娶
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

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
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
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
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
介數婦也作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
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
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
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
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惠今何為默默無乃
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
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
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
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
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
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
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

虫集本

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
遙集兮東南心惓惓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

爾雅注惓惓憂也菲菲高下不定也惓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

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

先佞兮嗷嗷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

之貌言捷急聊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列兮尚賢立

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列之人貴尚賢德聊逍搖兮遨嬉

績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

浮舍其車而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

就舟船

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言雖不察見

季札及魯連然冀幸其神靈與之同義也惟季春兮華阜麥舍含

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也臭茂盛

也惶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

口蹶蹶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恇

恇恐也遂至其依大家阜伯通居廡下廡堂下

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

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

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

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

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

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

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葬

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

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矣求其友聲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

恢字伯通

高鳳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鄴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劉放曰正文按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衍此一

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

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

往解之不巳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

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

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

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

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

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

沉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審宋高祖受命拜

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
可陳諫奏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致
致無倦薨謚宣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
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
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
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竹長
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或高棲以違
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
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
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

鳴絃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絃揆日謂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傳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

山之武安縣也鑿穴為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

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

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勢棗栗之贄往孝威

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

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

業作

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傳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餘語聲也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

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遯以壽終

矯慎傳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

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冗為室仰慕松喬道
引之術與馬融蘓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
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
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
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
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
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
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
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
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

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

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

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劉放曰注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按文多豈若二子方今明

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列僊傳曰

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在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大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

之而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是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為事置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貧人衆多故慎以為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傳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

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

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憲

驢鳴憲音虛記反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

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

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

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

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

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

達而論議尚苛多駭流俗同郡謝李孝問曰

是年

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
魯大禹出西荒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
步天下誰與爲偶與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
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遜遜也悉將
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
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
踈裳布被竹筍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
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傳

法真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

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

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閒事太守請見之真乃

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

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

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

若欲吏之真將在比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

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

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

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

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

衮職毛詩曰衮職有闕謂三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

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

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

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

稱之曰法真名名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

羽作弱

名作可

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
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傳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

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

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

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

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

濱異作

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
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背
聖主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虎
不剪今子之君勞入自縱逸遊無忌吾為
子羞之子何忍欲入觀之乎温大憙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
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劾去官歸鄉里道逢友

人共班草而言

班布也

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

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

解在獨行

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

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

左傳曰臧文仲聞
不與蓼滅曰臯陶

廷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人之無援哀哉

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

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

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

文異

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毛詩曰
啜其泣

矣何嗟及笑言雖
泣而無所及也

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

莫知所終

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峴山在今襄陽

縣東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于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敬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未嘗入城府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

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尚林之上暮而得

所栖蠶蠶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

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

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

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

明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東中為祥

柯太守○劉放曰正文按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

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

夫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

記曰鹿門山舊名蕪嶺山建武中襄陽侯習
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
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踈逸情雲

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也連遠

入不非恆和山因釋林公並上西東七錄
合許山亦八之集次山且各辭其辭密而四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張東校正

不半歸公笑曰則歸歸林之士暮而歸

列女傳第七十四

命身命身范曄後漢書八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謂關雎右妃之德也
書稱釐降二女子媯汭

嬪于虞尚遠也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

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

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

後綜其成事迹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

前紀梁嫵李姬各附家傳嫵梁竦女李
姬李固女也若斯

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

必專在一線而已

鮑宣妻傳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

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

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

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吾

焉敢忘乎永昱巴見前傳

王霸妻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

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
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
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
賓至投耒而歸賈文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
者也說文曰耒手耕曲木
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霸目之有
愧容客去而又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
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
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
歷齒未知禮則也曹輩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

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
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
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有是哉遂共
終身隱遯

姜詩妻傳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
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
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
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

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
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
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
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
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
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
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
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
全比近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

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
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周郁妻傳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
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
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
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

無樊衛二姬之行

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獵

齊桓公好樂衛姬不聽五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以責我我

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
若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
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曰

曹世叔妻傳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
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
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
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
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

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

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

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

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

繼昭成之融兄名續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

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

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

隆唐虞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

言納勸莠之謀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
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
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
之基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孟子曰聞
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之風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周大
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己所以先
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好而言之也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
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由是言
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

身自退四舅謂隲而惟弘閭也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

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誠

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

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

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

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

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

左傳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年十有四執箕

箒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急女願

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
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中內也夙夜劬心
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
導無素素先也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曰齊相
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
案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律中散大
夫子穀即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
成之字也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
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
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

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
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
助汝身去矣其勛勉之去矣猶言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
焉詩小雅日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
毛萇注云瓦紡塼也箋云卧之於地卑之
也紡塼其所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入

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
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

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
以藻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

非之惟錯及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譙其尸之有齊李女三者蓋女人之

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入後已有

善莫名不自名已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

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

作起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

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

靜自守無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祖宗絜清也謂

食也左傳日是絜齊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

夕穉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

失之何名穉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

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

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

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由斯言之不可不重

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

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

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

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

卷之三

者與

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
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
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
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為則
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
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
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
恐其彪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
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

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
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
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
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
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
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
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
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
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呵從可義

之存謹呵既宜何恩之有恩義俱廢矣婦離
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
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
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
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
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
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
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絜齊酒

工異

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
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
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
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
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甚至尊在不小婦無
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
者猶日不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
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
曰得意一人是謂求異意一人是謂求訖

後漢書卷四

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輪陝輪不定貌也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姝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為末畢失意一人是謂末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

為異作

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順也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

後漢書卷四

不可失也。昔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指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古人通謂氣為臭也。

位本

分曰按文當有一名字下恩疏而義親若淑

媛淑善也義讓順之人女曰媛也則能依義以篤好崇

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

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

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

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

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

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

羞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

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
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
辭之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
文也。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
厭也射音亦毛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
妹曹豐生昭晉之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
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
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
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

作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傳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
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
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譏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
受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沉拾遺求利以汚其行
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
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
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

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無其所不能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

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程文矩妻傳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安衆縣屬南陽郡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

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又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

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傳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汜濤迎娣娣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泐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

曰人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沉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少見項原列女傳也

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

為立碑焉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

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

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

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許升妻傳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

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

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

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

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

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

列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

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

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

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

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袁隗妻傳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

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

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

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

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

人之賢者猶在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

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

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

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

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

云

龐涓母傳

酒泉龐涓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

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劉長卿妻傳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

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
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
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
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寡婦縣邑有
祀必膳焉膳祭祀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
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
焉

皇甫規妻傳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
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

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
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娉以駟輜百乘馬
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
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
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
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
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
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
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

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鞵鞭撲交下

周禮考工記曰

鞵長六尺鄭衆曰謂鞵端壓牛領者

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

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傳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

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

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

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

魏書奕字伯益

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

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

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

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

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

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

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

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

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

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

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

絕時人傷焉

盛道妻傳

捷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貸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

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傳

孝女叔先雄者捷為人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

頭

其父英雄告之郤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
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
立碑圖象其形焉

董祀妻傳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

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

琰日第三絃邕日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之琰日第四絃並不差謬適河東衛

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

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

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

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

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特公卿

名士及遠方使驛劉放日按曹操坐客何為有驛驛是郵舍也明此

是譯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

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

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

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

萬匹虜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

夢

英作

之命乎操感其言乃進原祀罪時旦寒賜以
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
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
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
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
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
女不親授乞給紙筆
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
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
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

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
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
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
無孑遺尸骸相掌拒掌音直
庚反馬邊懸男頭馬
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
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閒輒言
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
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且

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
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
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
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特念父母哀歎無窮
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
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
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
欲何之入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

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
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
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
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
皆歎歎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遠征日遐
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
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
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草覆蓋
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悒悒

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
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
命於新人竭心自勛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
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
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
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
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飢
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
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

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

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離

兮狀窈停堯離句奴歲聿暮兮特邁征夜悠

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

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蕭泠泠胡

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

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

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

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斯生兒呼母兮號失

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我兮徒勞勞頓復
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
復生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

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
史之所記也管彤赤
管筆解見皇右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 齊張氏集校正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東夷傳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
物抵地而出事見風俗通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

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

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

在東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曰畎

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漆夷玄夷風夷陽夷

竹書紀年曰右世二十六年命賦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右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

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

夷人始畔太康啓之子也盤于遊畋十旬自

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

仲丁藍夷作寇中丁殷大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于藍夷也

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瀆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囊盛血

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

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

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土畏其方熾乃分東

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大名鵠倉持卵銜以歸母卵覆煖之遂成兒生而偃故以為

名官人簡之乃更錄取其襲為徐君
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

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水經云曰潢水一名注水與泡水合至浦入泗

自山陽以東海陵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

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駮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

王得赤驥盜驪驂騮騶耳乃使造父御以告

楚令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於楚文王

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

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

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

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妣

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

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

瑞自稱偃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

伐之偃王仁不忍鬪為厲王無道淮夷入寇

楚所敗北走此山也

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

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義宣王也熊與襄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

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王及幽王淫亂

命召虎武辟四方徼我土疆
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郤焉及楚靈會
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祭侯陳侯後越遷
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堵夏侵滅小邦秦并

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

崩潰燕入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

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漢興屬燕王慮縮反入匈奴致滿亡命東走度浪水居秦故

空地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險也因王其國百有

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

位貊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犯為寇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建武

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

聲行海表於是滅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

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

失政漸滋曼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

有乖畔而使驛不絕○劉放曰使驛不絕案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譯使即使者譯則

譯人故合作使詳此書內有自作使譯處明是後人不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

土著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

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凡蠻夷戎狄總名四

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
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
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橐其侍
兒於後姪身姪音人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
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
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圜也豕以口
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即馬亦如之王
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
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

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

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

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

貂貂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以負柵為城

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勇而謹厚不

為寇鈔以弓矢刀矛為兵以六畜名官有馬

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

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大

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

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踧占其吉凶

日牛踧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

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

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

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擲無棺

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

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

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

王遣使奉貢光武厚荅報之於是使命歲通

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

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末寧元年

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

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

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

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

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

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

屬玄菟獻帝時其王來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
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
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
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入處
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
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
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
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絜作廁於中園之
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吏餘種衆雖少而多

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
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
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
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
皆日東夷夫餘飲食類此唯挹婁獨無法俗
皆有俎豆按文多一此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
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
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

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
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
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
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驪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
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
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
灌奴部也五日西部一本消奴部為王稍微
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
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驪掌賓主簿優台使
者帛衣先入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前

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使屬玄菟賜鼓吹伎

入其俗淫昏絜淨自憙暮夜輒男女群聚為

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正星左

也辰見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以十

月癸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隧

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

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

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

評穢獲殺之没入妻子為奴婢其昏姻皆就

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
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為封亦種松柏其
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
皆屬焉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為居
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
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王莽初發
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欲行彊迫遣之皆
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
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

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
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
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
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
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
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
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
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
太守耿种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

宮遣使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

寇玄菟攻華麗城

華麗縣屬樂浪郡

建光元年春幽

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阬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

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

縣名屬遼東郡也

殺掠吏人

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

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

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

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

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

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

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

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

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
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
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
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
數十百入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
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
入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
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
郡屯田六部賀桓之閒復犯遼東西安平殺

帶方令

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

掠得樂浪太守妻

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
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

蓋馬縣名屬玄菟郡

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

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

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

夾音狹可

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
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
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槨

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
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槨刻木
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
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
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
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
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
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
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

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
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入憲乘船寇抄
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
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
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文又於岸際
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
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
神井闕之輒生子云

魏志曰毋丘儉遣王頎
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

界問其耆
老所傳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
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
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
又制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
以蘧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
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
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立王朝朝鮮傳國至孫右渠

元朔元年武帝年也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

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

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

屯玄菟真番四部番音潘至昭帝始元五年罷

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

自單大領巴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

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

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侵多至有六十

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

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
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
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
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
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
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
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
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祠虎以為神
呂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

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
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擅弓出其地又多
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班魚使
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
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
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
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
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

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絲布出大粟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蜀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

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紒繞成科結也紒音計

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縫以犬木嚙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群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蕪塗魏志曰諸國各有別邑爲蕪塗諸土述至其中皆不還之蕪塗之義有似淳屠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瓠

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有似秦語故
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
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穢次有
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
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
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貿易皆以鐵
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
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
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

髮衣服絜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
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
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
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建武二十
年韓人廉斯入蕪馬謨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音是
光武封蘇馬謨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
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
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
上有列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

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

自武帝滅朝鮮使驛○劉劭曰使驛按通於當作譯說已見上

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

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推音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

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

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

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

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

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鷄其兵

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

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

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

貫頭而著之並丹朱粉身說文曰粉塵也音蒲頓反如中

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

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

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

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

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下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人不擲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

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閒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達分爲二十餘國

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衣士徐福

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求蓬萊神仙

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

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

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

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

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大尾短如麕尾

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鬪摩礪青石

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爲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

俗未有閒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

邑無滯盜門不夜扃扃閤也回頑薄之俗就寬

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

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

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

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

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交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

族羸末紛亂燕人違難謂衛滿也雜華澆本遂通

有漢衛滿入朝鮮既辨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

譯或或從畔偏遠也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王師道校正

